

满街尽开蜀葵花

刘明礼(河北)

蜀葵,别称一丈红、大蜀季、戎葵。2年生直立草本,高达2米左右,花呈总状花序顶生单瓣或重瓣。因其原产于四川,故学名“蜀葵”。它的花期长达2个月以上,盛花期在初夏麦熟时节,故又名“大麦熟”。

而在我们冀中老家,男女老少都管它叫熟气花。以前,乡下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也很少有人养什么花花草。见过的花,大多是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自然生长的野花。那些常见的花叫什么名字,几乎都是口口相传,极少有人去认真考究。

家乡人很少种花,唯独这蜀葵是个例外。不管是熟气花还是

蜀葵花,它的名字并不重要。花好看、花期长、好养活,有这几条理由,就足以让人喜欢了。在我的家乡,它是整个夏季最耀眼的花。街头巷尾,农家小院,到处都有它昂扬挺拔的身姿。它娇艳的花瓣,层层叠叠,或艳红似火,或娇粉如脂,或柔白像锦,或灿黄若金,浓艳的热烈,浅淡的素雅,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恣意绽放,妖娆绚丽,美化了家园,点缀了生活,更舒畅了人们的心情。

我的父亲是个教书匠,多少带了些文人气,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爱养花的人之一。村里人种的花,大多是在外乡教书的

父亲引进来的。种蜀葵这种花,父亲是全村第一人。大概是好养活、易种植的缘故,父亲尤爱蜀葵花,把它种在水井旁,种在墙头边,种在院墙外。一到夏天,我家俨然成了一个花园,姹紫嫣红,生机勃勃。五颜六色的蜀葵花,“争开不待叶,密缀欲无条”,在阳光下随风摇曳,引彩蝶飞舞,也吸引着众人的眼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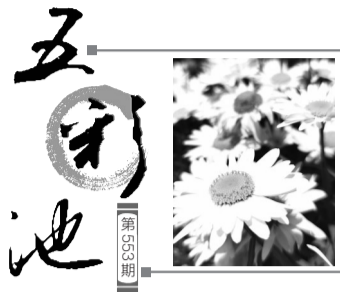
父亲几乎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便是顺着院墙走一遭。他仔细打量每一朵花,用手轻轻抚摸着它们如绸的花瓣,目光温柔,神情专注,像慈祥的父亲在细细端详他的儿女。他把歪倒的花小

心扶正,再往根部添些土培固,就像细心呵护自己受伤的孩子。我跟在父亲身后,他摸着我的头说:你看这些花,无论长在水丰肥厚的花坛,还是长在盐碱薄瘠的墙边,它们既不沾沾自喜,也不怨天尤人;它们不需要格外的照顾,完全靠着自身的力量努力向上茁壮成长,以美丽的姿态绽放;你要向它们学习,以它们为榜样!父亲的话,对那时懵懂的我来说未免有些深奥,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父亲爱花,更懂用花。民间有种偏方,可以用蜀葵花来止血消炎、杀毒散结。只要乡亲需要,父亲会毫不吝嗇地献花。蜀葵花结出的

籽,父亲会收起来用纸包好,随时送给想要的乡亲。蜀葵花虽不是什么珍奇的花,可好养活、好看又有药用,因此深受人们喜爱,我们村大部分人家都种着。特别是前几年,家乡建设“美丽乡村”,村里统一规划,主要街道每家门前都修起了花池,全种上了蜀葵花。这满街的花种,都是父亲提供的。到了夏季,小村满街尽开蜀葵花。

前年夏天,父亲以88岁高龄溘然长逝。出殡那天,满街的蜀葵花在细雨中怒放,随风摇曳。我想它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父亲。蜀葵花前向父亲的那最后一跪,令我泪如雨下……



芒种

熊秀兰(湖北)

阳光穿越季节的帘栊
从春的眼眸上抵达
用金色铺垫夏的背景
风恰似一把轻亮的镰刀
刈割孟夏的乡村
在梅雨来临之前
田野上纷纭的脚步声
让蛙的旋律更加响亮

谷子、玉米、高粱、棉花——
尽情描摹芒种的风情
在犁耨声中
大豆的梦
在土壤深处萌芽
稼穡,稼穡
秧苗充满了农人的期望

船公摆渡乡村农事
小满的余韵
已化为龙舟竞渡的鼓声
从清晨到黄昏
菖蒲花开满浅水塘畔
芒种,忙种
乡村将季节的渴望显露

知了唤醒了乡村的正午
西瓜地描绘着原野的风景
被粽叶包裹的农谚
已悄然拉开
那道通往盛夏的帷幕

母亲的菜地

周品(安徽)

老家门前的那块菜地
母亲的一生与它相依
无论花红柳绿
还是风冷霜凝
她的身影总会出现在那里
就像一个美术家
忠情自己的纸笔
辣椒、白菜、芫荽……
都是母亲的作品
母亲用这些鲜嫩
把一个个子女送离

岁月悠悠,母亲依然执着
只是多了一些凝望和叹息
我能读懂母亲的心意
她惆怅她的作品已无人赏析
她忧虑她的身影终无法延续

出海

许双福(陕西) 摄



夏如蜜

曾艳兰(广东)

我从小生活在湖南衡阳祁东的乡村,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中,我最喜欢夏季,因为夏天一到,很少有零食吃的我们就可以满嘴抹蜜了。因此,在我的记忆里,夏季就是甜甜的味道。

我家门前种有一棵枣树,长得枝繁叶茂。每年夏天,当看到挂在树上的大枣小枣们渐渐变红,我就知道盛夏已经来了。每次看到树上圆润饱满的枣子时,就觉得嘴唇发干,我等不及它完全熟透,就双腿盘着树干爬到树上摘枣子吃了。然后迫不及待地咔嚓咬一口,枣子脆中带甜,夏季的第一抹蜜就脆脆甜甜。

比大枣还甜的,是伯父家后

院种的大桃,桃子成熟的时节,我肚子馋虫就开始怂恿着我“大桃可以吃了,赶紧的”。于是,很多次放学后,我就在伯父家后院眼巴巴地望着桃树上白里透红的果子。有一天,终于看到桃子红了一大半,我便快步来到树下,翘脚伸手,麻利地摘下一个大红桃,然后急慌慌地跑出院,边跑边用衣角擦掉桃子上的毛,然后吭哧大口咬一口。啊,顿时间,唇齿流蜜呀。没几天,伯父亲自给我们送来了两大筐的鲜桃儿,他摸着我的头笑呵呵地说:“是不是比你自己的甜啊?”我立马觉得脸热了……

伯父家种大桃,爸爸则在屋子

井

王东梅(重庆)

以在这里探听到。圆圆的井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型喇叭,把乡里所有的好事坏事都宣传出来……洗衣声、讲话声,还有井边一棵番石榴树上的鸟啼声,使得清晨的井边热闹不已。

中午舅父从田里牵牛回来,会把牛牵到井边,用铅桶拉起井水先把牛身淋洗一遍,再用井水喂它,让它美美地喝上一顿,因为牛一大早就被牵去田里干活了,回家时它又脏又渴,井水是牛最需要的补给品。尤其在夏天,清凉的井水能消除牛全身的热气。中午井边很少有人洗衣服,所以它可以舒适地在井边休闲一下。

井边的番石榴果实成熟时,会飘来阵阵淡香味,蜜蜂、蝴蝶、鸟儿、虫儿都会聚集在果实附近,小孩子也会想尽办法去采摘番石榴,但是大家都不敢靠近井边,因为都

周围的田地里,种了一大片西瓜。每年的六七月份,等到瓜熟蒂落,水多沙瓤的大西瓜就圆滚滚地躺在地里,等着我们抱回家了。我家门口有一口老井,井水拔凉拔凉的。父亲有时会把刚抱回来的西瓜放井里浸上几个小时,再捞上来时,西瓜冰冰凉凉的,吃起来,凉爽透了。那一股股冰凉的蜜汁啊,沁人心脾。

其实整个夏季,像蜜一样的甜食还有很多。妈妈用心熬煮的绿豆粥,街上老奶奶盖着棉被、藏在壶里的小豆冰棍儿,房后山坡上的野桑葚……

我童年的夏季,就是泡在蜜罐里的。

一蓑烟雨,一帘梦

刘静(辽宁)

之迷迷蒙蒙,思绪翩然,梦也翩然;思绪迷离,梦也迷离……

喜欢撑一把小伞,于雨中踽踽独行,看路人行色匆匆,看车流来来往往,伸出手接一点凉凉的雨滴,一种惬意便会倏然入怀。偶然拐进一条小巷,那雨中的楼,那雨中的景,那小巷的幽深,让人联想到戴望舒的雨巷,是时,我也像戴望舒一样,希望逢着一位丁香一样有着缱绻愁容的姑娘……

想来此时雨中的荷塘,应该是荷叶含珠、白荷吐蕊吧?斜风细雨飘过,那水面便会有细密的水纹漾开,圈圈涟漪仿佛调皮孩童的笑靥,一路眨着眼,奔跑着远去。那满池的花儿,仿佛一群素雅的姑娘,拽着拖地的绿色圆裙翩翩起舞。乐队是铿锵雨丝,舞台是一池荷塘,观众是婀娜杨柳……

想来往昔雨中的古人,也应该会诗兴大发吧?你听,不是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浪漫;有“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激昂;还有“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的伤感吗?

雨,绵绵的雨,无边无际的离愁的雨,扬扬洒洒的多情的雨,细细如粉,柔柔如丝,淡淡如雾,渺渺如烟。感谢这滋润人间万物的精灵,因为有了你,世界才如此清新美丽。

一蓑烟雨,醉了多少红尘梦!

喜欢听雨。
小时候,每当窗外下雨,我便兴奋地跑到窗台上,对着窗外的雨帘大声地唱读着那首儿歌:“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把枪一挎”。然后,找出那本有一个小孩子身穿军装、头戴红星帽、身背冲锋枪的连环画,满屋奔跑着,模仿着。那时,幼稚的我对于穿军装、戴军帽、背长枪,是多么向往啊。在我眼里,那是天下第一英俊、第一神气的职业。

长大了,我没穿上军装,也没背上长枪,但喜欢雨的心情依然没变。

喜欢雨天,喜欢看绵绵长长的雨丝带着飘渺的雾气从天而降。那些花儿、叶儿张着小嘴,欣喜着、舞蹈着、迎着雨丝。那雨丝总是让人联想到浪漫、壮观、缠绵等一些词汇。听雨打窗棂,那叮叮咚咚的声音仿佛在弹奏一首乐曲,或激昂,或轻柔,眼眸也随